



战马

〔英〕迈克尔·莫波格 著 李晋 译

WAR HORSE

南海出版公司

战马

〔英〕迈克尔·莫波格 著 李晋 译

WAR HOR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马/[英]莫波格著;李晋译.

-2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2.7

ISBN 978-7-5442-5854-8

I. ①战… II. ①莫…②李…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149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10-139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first published 1982 under the title War Horse
by Egmont UK Limited, 239 Kensington High Street, London W86SA

Text copyright © Michael Morpurgo 1982

All rights reserved

The author has asserted his moral rights

Copyright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战马

[英] 迈克尔·莫波格 著

李晋 译

出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 昕

特邀编辑 邢培健

装帧设计 蔡阳阳

插图 王 静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7

字数 65千

版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2版

印次 2015年9月第13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42-5854-8

定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Contents

目录

作者的话	1
第一章	5
第二章	13
第三章	25
第四章	33
第五章	43
第六章	55
第七章	65
第八章	75
第九章	83
第十章	93

第十一章	103
第十二章	113
第十三章	123
第十四章	131
第十五章	139
第十六章	149
第十七章	159
第十八章	173
第十九章	185
第二十章	195
第二十一章	205

War Horse

作者的话



在那所现在被镇上用作集会大厅的旧学校里，在那个指针永远停留在十点零一分的钟下方，挂着一幅灰扑扑的小油画，画的是一匹马。它是匹很棒的红栗马，额头上的白十字花纹引人注目，四只蹄子一样雪白耀眼。它转过头，竖起耳朵矗立在那里，有些惆怅地望着画外，仿佛刚刚注意到站在画前的人。

当大厅因为举办教区会议、丰收晚宴或晚间社交活动而对外开放时，许多人会很随意地瞥一眼这幅油画。在这些人眼里，这只不过是幅污损的老油画，是某个才华横溢却济济无名的艺术家画的一匹无名的马。他们对这幅画已经熟视无睹。但是，如果你看得更仔细些，就会发现铜画框底部渐渐褪去的黑色笔迹：

乔伊

詹姆斯·尼科尔斯上尉作于一九一四年秋

镇里有些人——现在只有少数几个了——还记得乔伊是谁，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知道乔伊的人越来越少。写乔伊的故事就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它，不要忘记那些知道它的人，不要忘记那场战争，在战争中他们饱受折磨，最后失去生命。

War Horse

第一章



山坡上的田地，阴暗潮湿的马厩，沿屋梁来回穿梭的老鼠，这些在我的记忆深处模糊成一片。不过，卖马那天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那种恐惧感纠缠了我一辈子。

我那时还不满六个月，腿长长的，行动笨拙，从没离开过妈妈。那天，拍卖场乱哄哄的，我和妈妈分开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妈妈是匹很棒的农用马，已经上了年纪，不过，她的腿还是很明显地表现出爱尔兰马特有的耐力和健壮。那天没几分钟，她就被卖掉了，我还没跟出门口，她就被别人匆匆带走。

我却很难找到买主。或许是因为我当时惊慌失措，绝望地转着圈找妈妈，或许是因为没有哪个农场主或吉普赛人肯要一匹纤细瘦弱、还不是纯种的小马驹。不管是什么原因，他们为我到底有多不值钱争论了好久，最后，

我听见有人敲下拍卖锤，接着，我被赶出门，进了外面的一个马圈。

“花了三块钱，这马还不赖吧？是不是，我的小坏蛋？真是不赖。”说话人嗓音粗哑，应该是经常喝酒的缘故，他显然就是我的买主。不过我不会叫他主人，因为我只有一个主人。

我的买主手里拿着绳子，费力地爬进马圈，身后跟着三四个红脸的酒友，每人都拿着一根绳子。他们摘下帽子，脱掉外套，卷起袖子，朝我走过来的时候都哈哈笑着。

以前从没有人碰过我，因此我步步后退，一直退到身体撞上马圈的护栏。他们同时朝我扑来，只不过动作迟缓，我设法躲过了他们，跳到马圈中央，然后又转身朝向他们。这会儿他们可笑不出来了。

我呼唤着妈妈，听见她回应的声音在远处响起。我朝妈妈的声音传来的方向冲去，试图越过护栏，结果被绊住前腿，卡在那儿了。我感到有人粗鲁地揪住我的马鬃和尾巴，接着就有一根绳子紧紧拴住了我的脖子。我被推倒在地，似乎身体的每个部位都坐着人，让我动弹不得。他们稍微一松手我就开始挣扎，使劲踢腿，直到把自己累得筋疲力尽。但他们个个五大三粗，且人多势众。

我被套上马笼头，脖子和头都被勒紧。

“哟，你还挺能跟我作对，是吧？”我的买主一边勒紧绳子，一边咬牙切齿地笑着说，“我喜欢有人跟我作对。不过我会想法治你的。你这只小斗鸡很快就会服服帖帖。”

一路上我被拖着走，有根短绳把我拴在农用车后挡板上，所以我每次扭头时都把脖子扯得生疼。

我们走上去农场的那条路，辘辘地过了桥，进了一间马厩，这是我的新家。此时我浑身无力，身上汗津津的，头被笼头磨得生疼。

来到新家的第一天晚上，我得到的第一个安慰是知道自己并不孤独——刚才那匹一路从市场拉车回来的老马被带进我旁边的马厩。她进马厩时停住脚步，朝我这边看了看，还温柔地低鸣了一声。

我正想从马厩后方走上前去，买主忽然拿马鞭狠抽她的肚子，我马上又退到后面，蜷缩到角落。

“讨厌鬼，滚进去。”买主大吼道，“你一直就是个讨厌鬼，佐依，别想把你那些把戏教给这新来的小东西。”就在那一刻，我瞥见那匹老母马眼中流露出的善良和同情，这安抚了我的情绪，让我不再感到惊慌失措。

我那买主踉踉跄跄地走过鹅卵石铺成的小路，进了

前头的农舍，我被留在这儿，没水，也没吃的。这时传来开门的声音，还有人嚷嚷，接着就听到有人跑过院子，兴奋的说话声越来越近。

两个脑袋出现在马厩的门前，其中一个是个小男孩。他仔细端详我半天，最后露出灿烂的笑容。“妈妈，”他认真地说，“这马肯定很棒、很勇敢。您看它抬头的样子。妈妈，您看啊，它浑身都湿透了。我得给它擦擦。”

“你爸说别碰这马，艾伯特。”他母亲说，“他说，最好先让这马自己待着，别碰它。”

“妈妈，”艾伯特说着取下马厩的门闩，“爸爸一到赶集的日子就喝得醉醺醺的，喝醉了就犯糊涂。您告诉过我好多次了，说他醉酒的时候别听他的。妈妈，您去喂老马佐依，我来照顾它。嗨，妈妈，您看它是不是很棒？它几乎全身都是红的，是匹红栗马，对吗？它鼻梁上的那个十字太完美了。您见过长白十字的马吗？您见过这样的吗？等它休息好了，我就要骑它。我走哪儿都骑着它，没有哪匹马能比得上它，全教区都不会有，全国都不会有。”

“艾伯特，你刚满十三岁。”他母亲站在另一间马厩门口说，“这匹马太小，你也太小。不管怎么说，爸爸让你别碰它，要是让他在这儿撞见你，到时你可别哭着来

找我。”

“可是，妈妈，爸爸到底为什么买这马？”艾伯特问，“我们本来要买只小牛犊，对吧？他去市场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不是要买只小牛犊去吃老牛塞兰丁的奶吗？”

“我知道，宝贝儿，你爸爸做这种事的时候都是一时糊涂。”艾伯特的母亲轻声说，“他说，本来农夫伊斯顿要出价买这匹马来着。你也知道，上次他们因为篱笆的事吵过架，你爸爸对他有看法。我猜他买下这匹马就是不想让伊斯顿遂心如意。嗯，我想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妈妈，他买了这匹马，我倒是很高兴。”艾伯特脱下身上的夹克衫，朝我慢慢走来，“不管他当时是不是喝醉了，这可是他做过的最好的一件事。”

“艾伯特，别这样说你爸。他这辈子不容易，这样说他可不对哦。”他母亲说道。可惜这些话毫无说服力。

艾伯特差不多和我一般高，他走近时说话的声音是那样轻柔，我立刻觉得很平静，也很好奇，就还是靠墙站着。他碰我的时候，我起先跳起来，但马上就发现他没有恶意。他抚摸我的背部，然后又摸了摸我的脖子，同时不停地对我说话，说我们两个在一起会很开心，说我将来能长成全世界最聪明的马，说我们将来一起出去打猎。

过了一小会儿，他又用夹克衫轻轻地给我擦身体。他不停地擦着，一直到擦干为止。接着，他用盐水沾了沾我头上那块磨得生疼的皮肤。他给我拿来甜甜的干草，还拎来一大桶清凉可口的水。从始至终他一直在和我说话。

他转身要走出马厩时，我朝他叫了一声，表示感谢。他好像听明白了似的咧开嘴笑了，还用手指轻轻刮我的鼻子。

“你和我，咱俩会成为好朋友的。”他亲切地说，“我叫你‘乔伊’吧，因为这个名字和‘佐依’押韵，嗯，大概还因为这个名字适合你。明早我还会来——别担心哦，我会照顾你的，我向你保证。做个美梦，乔伊。”

“你不该和马说话，艾伯特。”他母亲站在外面说，“它们根本听不懂你说什么。马是很笨的动物。你爸爸说，马又倔又笨，他这辈子最了解马了。”

“爸爸根本就不懂马的脾气。”艾伯特说，“我觉得他是害怕马。”

我走到门口，看着艾伯特和他妈妈离开，消失在夜色中。那时我就知道自己找到了永远的知己，还知道，在我和艾伯特之间，已经迅速地、本能地建立起一条爱与信任的纽带。老马佐依从隔壁的门探过头来，想和我蹭蹭鼻子，可我俩的鼻子就是碰不到一起。